

國立戲劇學校 戰時戲劇叢書 流亡者之歌

馬彥祥
等編劇



七種

小引

自全面抗戰展開以來，發動廣大羣衆，已成後防工作之重心。戲劇爲喚起民衆、訓練民衆、組織民衆之良好工具，盡人皆知，勿待贅言。本校使命所在，不敢後人；除向民間作抗戰戲劇宣傳之演出，並協助各抗敵團體作同樣工作外，特將本校員生最近創製或改編之戲劇作品編爲戰時戲劇小叢書，以應需求，藉合實用。惟同人等才力有限，掛漏之處自所不免，尚祈海內名賢多予指教是幸！

余上沅謹識

MG
1234.6
317

1

發言人物

丁長勝

丁德標

丁徐氏

孫秀姑

學生

摩登少婦

摩登青年

老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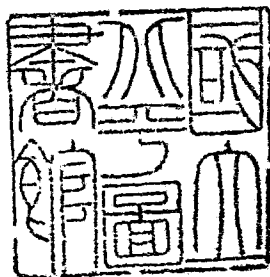
老李

流亡者之歌（街頭劇）

廣場上，一批流亡的賣唱者，打着鑼鼓，觀眾漸漸地集合，圍成一個圈子。觀眾有各種不同的心理：有的以為是玩藝，當把



3 1774 9698 5



戲看的；也有順便走過，被那鑼鼓聲音所吸引，跑來湊熱鬧的；等到看清楚了，場上沒有一件玩把戲的傢伙，也沒有一點玩藝的佈置，大家才覺得失望，面對着面，頭接着頭，紛紛議論起來。一回功夫，一個青年賣唱者，慢吞吞地走到場中，從懷裏掏出一塊白布，攤在地上，檢幾塊破磚碎瓦把布的四角壓住了。那塊白布上面寫着「哀告」兩個大字，內容是：「難民丁德標，丁長勝，難婦丁徐氏，河北丁各莊人。難女孫秀姑，東北松花江人，難民丁長勝向經商業；丁德標莊稼爲生，一生勤儉，尙堪糊口。自七月七日倭寇假借演習名義，造成蘆溝橋事件，繼即派遣軍兵，進佔平津，鐵鳥肆虐，烽火遍地；兼之倭兵豺狼成性，紀律毫無，擄略奸淫，無所不用其極，漢奸地痞，甘爲虎張，搜括侵擾於後。以致城市化爲焦土，鄉村同遭浩劫。丁各莊地近戰區，難民等遂受盡鋒鏑之苦；妻兒慘遭屠戮，莊稼被其蹂躪，廬墓盡付劫灰，生計頓形斷絕！難女孫秀姑

，原係遠戚，自東北失守，流亡關內，輾轉來依，至此亦重嘗離散之苦。難民等殺敵有志，赴難有心，徒以未嘗軍旅，難遂宿願，不得已挾此歌唱薄技，演奏愛國歌曲，遠走天涯，藉圖良機，非敢效吳市之求乞，亦所以喚起國魂也。務望愛國人士，予以救濟；若能慷慨解囊，繳至抗敵後援會，轉匯前方戰士，以盡國民天職，尤所盼幸！

「難民丁長勝等敬啓」

觀衆讀完了這一段「哀告」，有緬眉搖頭的，有低首嘆息的，也有張眉瞪眼，莫明所以的……更有握拳憤怒，奮激萬狀的。觀衆裏有一位打扮像工人模樣的老李，從右面觀衆線擠入場中，去看哀告。

一回兒，左面觀衆線上又擠進叫老張的，他四面張望，好像找他的朋友似的。

（向前走近哀告站着觀看的朋友）老李，你知道這一批是甚麼人？

張 李 張 李 張 李 張

（正注視哀告出神，被他喚醒，抬起頭來。）我怎麼不知道？哀告上明明寫着，他們是從北方打仗的地方逃出來的難民。

（把賣唱者掃了一眼，作不屑狀）原來是一羣叫化的。（埋怨他）唉，不要隨口亂說。

（莫明其妙）怎麼？

告訴你，他們是逃難到我們這裏來的難民。………………

難民？還不跟叫化子一樣。

在你眼睛裏看起來，自然沒有甚麼兩樣。……………可是你要知道，他們原是經商務農，安份守業的老百姓。自從日本鬼子佔據了華北，他們的田地給日本鬼子搶了，房子給日本鬼子燒了，妻子兒女給日本鬼子殺了。無路可走了，才流落在江湖上的。（淡然）難民也好，叫化子也好，反正不與我們相干……………只要日本鬼子不到我們這裏來，就是了。管他們甚麼閒事！……………走罷！我們喝茶去。還有我們的正經事呢。

李 張 李 張 李 張 李 張 李 張 李 張

你這沒有良心的小子！

你……你……又在這兒出口傷人了。……（穿過場子，

走近老李）走，走，走吧，我沒有工夫跟你抬槓。

等一等。（不理他，仍去看哀告）

（急得不耐煩）等甚麼呀，老李。

喔，老張，你瞧他們……。

反正我不識字。

他們還會唱呢！

（轉身）唱甚麼？

唱『愛國詞曲』

原來他們是賣唱的。我……

你當他們是叫化的。

你這小子非佔小便宜不可的。

誰佔你的便宜，這明明寫着。

李 張

告訴你，我不識字。你他媽……

不識字，你他媽的活該。

老李看完「哀告」退出場來，與老張低低說話：大家是聽不見的。這時有一位摩登青年由左邊觀眾線外擠入，後邊一位摩登少婦大聲喊着。

少婦

惠生！惠生！不要擠進去了！

青年

讓我看看，他們是幹甚麼的？

少婦

這有甚麼好看。電影快開場了，怕趕不上了呢？

青年

（把場子上的情形，看了一遍，又回頭向觀眾線外說）你來，看他們耍甚麼把戲；這一場電影趕不上，我們可以看下一場的。

少婦

（不高興的聲音）你總有你的主意！（說畢也只好擠了進來）

丁長勝見觀眾集合得差不多了，于是又走上前來，向四圍觀眾拱手，臉上裝出一股子很不自然的笑容。

長勝

（站着說）諸位先生小姐！……諸位同胞，我們是從河北逃

長勝

丁長勝報告完畢，向觀眾打拱，退在一旁，讓丁德標走入正中。

這位老人家，是小的叔叔，現在五十七歲了，原來是在鄉下種地出來的難民。初到貴地，就要打擾各位，心裏是很不安的。……我們不是闖關東走關西的老江湖。……我們是給日本鬼子，逼得沒有法子，才離開了可愛的老家，離開了跟性命一樣的田地，逃到貴處來。……我們也沒有旁的本事，可以孝敬各位。……我們只學會了幾套曲子，打算唱給各位做個消遣。……各位都是有福量的，看到我們流落他鄉的可憐，請隨便佈施一點。我們是靠賣唱餬口的，只要能夠養活幾條不值錢的性命，也就心滿意足了。大數的捨施，我們是不應該受的。……如果諸位愛國的先生小姐們，有願意多拿錢出來的，那麼，前方有在和日本鬼子打苦仗的戰士，後方有比我們淒涼十萬倍的同胞，最好請各位捐到抗敵後援會去。……我們要唱的幾首歌還是剛剛學會，自然唱的不中聽，這是要請各位原諒的。

的，家裏還有寡婦媳婦，一個六歲的孫子。自從日本鬼子來了，看她年輕，想強佔了她，可憐這位老人家的媳婦，我們堂房嫂子就因為不從日本鬼子，給日本鬼子殺了。那六歲的小孩子哭着叫媽媽，給日本鬼子放在水鍋裏活活燒死了。老人家那時候正在小的家裏，得了隣舍的報告，一定要回去跟日本鬼子拚命，但是亦手空拳，不過白白糟蹋性命，所以還是我勸住他老人家的。……他老人家快六十歲了。並沒有遭過災害，吃過痛苦，這算是第一次。

長勝介紹畢，取過胡琴，拉了起來。

德標

（唱）（西皮倒板）「未開言，不由人，心中痛恨！（原板）尊一聲，衆同胞，細聽詳情。自從國家告統一，士農工商信三民，因此腦了日本人，強佔我國東四省。到如今過了六年整，蘆溝橋上又起兵氛。不到十日（轉快板）佔平津，中國的同胞遭蹂躪。男子都作了刀下鬼，女人被奸喪了殘生。愛國的志士投袂

長勝

起，發動了抗戰自衛的大戰爭。有力的上前去拚命，有錢的出錢來盡心。同胞團結把國保，四十年的血債齊算清。把倭奴，一掃盡，從此民族好復興。恥雪仇報，共享太平」（唱畢）諸位先生，小姐，我不會唱，唱的不好，請各位包含！（向觀眾一拱手退）

剛才我的叔叔唱的是平調，現在請我嫂子來唱一只「四季春調」，給諸位先生小姐，喚一喚口味。

丁徐氏（登場唱）「春季裏來是新春，小奴奴眼中淚淋淋。家破人亡無歸處，如今流落到××城。」

夏季裏來熱難當，東洋鬼子太蠻強，強佔了我土地千萬里，東北的同胞盡遭殃。

秋季裏來秋風涼，婆婆被殺屋燒光；丈夫作了刀下鬼，全家離散奔他鄉。

冬季裏來飄雪花，萬眾一心把倭奴來殺，日本鬼子都殺盡，逃

難的同胞好回家。

四季春調唱完成，奉勸同胞記胸中，冤仇結下總要報，救國的責任大家同。」

張

（聽的高興起來，便高聲大叫）好……好……好……唱得好！（顫頭播腦的學着唱）「四季春調唱完成，奉勸同胞記胸中，冤仇結下總要報，救國……」

李

（用手臂擊他）喂！老張，你這算什麼？別攪我……喂，甚麼？……救國，救國，……的……

張

責任大家……同……就是大家一樣。老李，是不是？這一句意思最好，你看……（給正面一個學生裝的喝住了）。

學生

（高聲阻止他）喂，不許胡吵！

張

什麼？……我……我胡吵？

學生

你這不是胡吵，是甚麼？

張

你是我的爺爺——你管我。（大家哄然大笑）

長勝 請各位靜一靜。

那邊孫秀姑不知爲甚麼傷心，哭聲響起來。丁德標在勸她。

秀姑 (帶哭帶說) 姨爹，我，我要回老家，你……你送我回去呀。

德標 秀姑，你別……那邊還在日本鬼子手裏呢。

秀姑覺得失望，便邊哭邊走，到了丁徐氏面前，拉住她。

秀姑 那末，……還是……你……你……送……我回去吧！

丁徐氏 (誤會她的意思) 你想回丁各莊去嗎？

秀姑 (擦淚) 那裏我……不……不想去……去了。

丁徐氏 那你想回到那裏去呢？

秀姑 我……我想回我的……老家去呀。(抽噎)

長勝 我們連華北也不能回去了，何況是東北呢？

秀姑 爲什麼不能回去？……姨表哥，還是你送我回去吧！

長勝 那是很危險的，我怎麼能做得呢？

秀姑 (一股子不高興，又大哭起來)……難道我……我們只有永

久流落在……外頭……沒……沒有法子……回去了嗎？

長勝

（安慰）只要我們的軍隊仗打得好，不會沒有回去的一天的。

丁徐氏

對了，秀茹妹妹，只要我們的軍隊仗打得好，不會沒有回去的一天的。（學生入場）

學生

這位小姑娘怎麼說？

長勝

先生，她想着老家，想回去。

丁徐氏

她的老家在那裏？（向秀姑）你的老家在那裏？

丁徐氏

秀姑，這位先生在問你呢。

秀姑

（哽咽着說）我的家嗎？（唱）「我底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底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那年高衰弱的二老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離開了我的家鄉，拋棄了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那年？那月？

才能夠回到我可愛的故鄉？

那年？那月？

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麼時候？

才能夠歡聚在一堂！——

秀姑

（勉強地把歌唱完，就抱着丁徐氏大哭起來）嫂……嫂……我要……回……回……家去，……你答……應……我，送……送……送我……回……家去，送我……回東北，我……的老家……去……呀！

丁徐氏

（拭淚，抱住她）秀姑妹妹，……秀姑……妹妹，你……你放心，我們早晚得送……你回去的……只要……

德標

（走來）這孩子也真可憐！六前啦！自從九一八到現在，整整六年啦……那個時候，她只有十歲，一個還不十分懂事的孩子，就受了日本鬼子的糟蹋，全家離的離，散的散了！

長勝

（憤激狀）他媽的，日本鬼子，欺侮我們到這步田地，我們再也忍不下去了，強佔了我們的土地，殺害了我們的同胞，這個仇我們一定要報的！（咬牙切齒一字一句）我們總有一天把日本鬼子殺出去！（高聲）我們要起來殺盡日本鬼子，報我們幾十年的血仇！

秀姑

學生
秀姑

（神經性的回頭過來）喔，長勝哥，那裏有的是日本鬼子，殺……呀！……殺到松花江去，那裏就是我的老家。（低頭）那裏有我的爹媽，還有我們的田地……（沉痛低聲）整整的六年啦！……我就在那一天跟着許多隣舍逃出來，就沒有回去過，……可憐，我爸爸那時正生着病，……我沒有法子，撇下他們兩位老人家逃出來的，……

你們既然逃走，爲什麼撇下你的爸爸媽媽不管呢？

（作記憶狀）先生，這我可記不清了，……我只曉得那天天氣很冷，一個晚上，我爸爸生病，剛請了大夫，吃了湯藥，他躺在坑上，媽在生火，我坐在媽的旁邊，那時候就聽到有稀稀的槍聲，也沒有放在心上，我媽是女人，我是個小孩子，不知道外邊的世務，還以爲是軍隊打鬍子，沒有什麼要緊。誰知後來槍聲愈來愈緊，接着遠遠的還有大礮的聲音，外面的人聲和腳步聲也急起來了。我爸爸這時才從坑上爬了起來，臉上一陣青

學生
秀姑

一陣白，用足了氣力，對我們說：「不好，不好，怕是日本的軍隊到了我們這裏了。」我們還不相信，說：「這是我們中國人的地方，那裏會有日本軍隊打來的道理。」我爸爸就說：「這就是我一直瞞着你們的不是，當初我不該瞞住你們」。他說着喘了一口氣，就接着把日本鬼子在九月十八那天怎樣占了瀋陽，趕走中國的軍隊，原原本本告訴了我們，叫我們趕快拾掇拾掇，想法子逃走，讓他一個人守在家裏。

那末，你媽怎麼說呢？

（記憶狀）我媽自然不肯，說要走大家一塊兒走，斷沒有撇下病人不管的道理，我爸爸說：「不要緊，我自己會招扶自己的，就是日本人跑來了，我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病人，也不會難為我的。」我爸爸又說，他有兩件事不放心，所以才叫我們走，讓他留在家裏，他說他原是河北人，當他二十幾歲的那年，河北鬧了一頓大饑荒，許多年青人站不住腳了，才一羣羣向關外

逃生。他就在松花江邊待下，原先是幫人家種地，慢慢的做了這一份人家，如今也有幾畝山，幾傾田，可以過些安份日子，在三十五歲那年娶了我媽媽，只生了我這個女孩子，他因此把我和他的一份家，當作他的命根，他捨不得我給日本鬼子糟蹋，也捨不得這份家給日本鬼子糟蹋，所以叫我媽帶了我走，自己情願留在家裏，看守這份半生辛苦掙起來的財產，……當時我媽哭着勸他，求他也沒有用，……正在這個時候，外頭礮聲更緊了，人像開水一樣，在我們屋子面前衝過，……轟……只聽轟的一聲，村子裏起火了，燒得滿天通紅，媽也慌了，帶着我到門外去看，可是腳還沒有站穩，我就給一批批逃難的捲去了十幾間屋面，再也衝不回來……這一夜就夾在那些人裏走了二十多里，……我跟燒着火的村子……可愛的媽媽，正在害病的爸爸離開……了……了……（哭）

後來呢？

秀姑

（咳嗽）回去不認得路，找人帶我走，也沒有人肯……我哭着鬧着，也沒人理我，到後來給一位老太太收留下了。這位老太太是姓劉，正回到北平去，她祇有一個兒子，是在北平做報館派報的，所以我後來又跟他們做些派報的事情，早晨派完報，又到熱鬧的地方去買，他們看我工作很勤快，也很喜歡我。（咳嗽利害）這樣糊裏糊塗又過了好幾年。（咳嗽更利害）……後來就見着我們長勝哥了。（哭）

長勝

那是前年的事情，我有事到北平去，劉家是我的親戚，就住在他們那裏，遇見了秀姑妹妹，後來談起來，才知道她（指秀姑）跟我們叔叔，還有親戚關係，所以又把她帶到丁各莊來。

丁徐氏

誰知那個該殺的日本鬼子，又把她從丁各莊趕出來了！（憤激狀）可恨日本鬼子把我的婆婆殺了，又把我的丈夫也殺了，還要把房子燒掉，我要有一天抓住了日本鬼子，我要剝他們的皮，吃他們的肉！

長勝

德標

秀姑

我也要殺日本鬼子！（憤激）

我……我要向日本鬼子報殺我媳婦，殺我孩子的仇！

我要我的爸爸，媽媽，我要回老家，殺日本鬼子……呀！我

……我……（暈倒了）

一羣賣唱的去扶住秀姑，丁徐氏坐下去，

讓她的上身躺在膝上，揉她胸口。

學生看了這種情形，站着演譯了。

學生

（演詞）「諸位同胞！這幾位逃難的同胞，剛才所說的話，大家想必都聽見了。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了，只有長期抗戰是一條生路，別的都是死路。如果國家亡了，我們亡家，我們的財產，我們的生命就沒有保障了！所以救我們的國，就是救我們的家，也就是救我們自己的性命，現在前線的將士，冒着槍林彈雨，去打我們的敵人，有他們在前綫忠勇作戰，我們才能安安穩穩的在這裏過日子，我們這裏過

的太平日子是前方的將士賜給我們的，要不然，我們也要像這幾位逃難的同胞，要吃盡日本鬼子的苦了！趁我們有好日子過的時候，我們大家要援助前方將士，使他們安心打仗，要大家救濟逃難的同胞，替國家留一份力量。我們大家若是不趁着現在趕快把自己的錢財拿出來，將來可就晚了！同胞們！國家是大家的，救國的責任也是大家的！趕快起來！

觀衆聽了學生的演講，大家都感動了，忽然人羣裏擠出一位摩登青年。

喂！我這裏祇有幾塊錢，情願省出來，先救濟這幾位逃難的同胞。

青年

他一面挖袋，一面走入場中時，忽被一摩登少婦攔住。

少婦

惠生！惠生！不要！不要！

青年

幹甚麼！

少婦

你又要亂花錢了！他們說不定是裝出來的，你不要上他們的當

吧！

青年
少婦

不，他們的確是逃難的，我有的是錢，幹麼不救他們呢？
（發脾氣）你怎麼不聽我的話呀！

那青年也有點受不起，走了一步，不動了。

那一邊，秀姑漸漸醒來，身體能動了。

丁徐氏

好啦！好啦！不要緊啦！

秀姑忽然大咳起來，抬身似乎要吐，那學生連忙出白布去接，却是一大口鮮血，把白巾染紅了！

丁徐氏

（吃驚）啊呀！她怎麼吐血了！（秀姑又躺下，嘴裏哼着不停

青年

（看了一遍，綢眉對少婦）亞珍！亞珍！你瞧這不可憐嗎！

摩登少婦注視了秀姑，暫時不回答，漸漸感動了，嘆了一口氣，覺悟起來。

少婦

（對青年）惠生，我做錯了，我本不應該！我明白了！……我們的生活幾乎叫我不是做人了！（她於是興奮地走入場中，演

講起來）「諸位同胞！我現在站在這裏，向大家講話，真覺得慚愧！……請你們饒恕我！……我以前祇知道自己享樂，什麼吃大菜咧，跳舞咧，看電影咧，……那裏懂得我們自己以外還有國家，還有同胞，現在，我明白了！我們看到這幾位逃難來的同胞，和先前他們所說的日本鬼子欺侮他們的話，我明白了！現在是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長期向日本帝國主義抗戰的時候，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財產，就要先保全我們的國家。我現在說這兩句話，一來是悔悟以前的過錯，二來是唯恐還有許多同胞跟我剛才一樣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再說一遍，我們想想前線的將士，在槍林彈雨之下，冒着生命的危險作戰，吃的，穿的多麼苦；想想戰區的同胞，家破人散，流落異鄉，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天氣一天天冷了，叫他們怎麼辦？我們在後方穿得暖和，吃得飽，住得舒服，用得愜意，要是再任意過奢侈的生活，自己良心難過不難過？況且我們這次和

敵人打仗，是持久戰，是消耗戰，看誰的力量先用盡了，誰就敗了，所以我們要獲得最後的勝利，最要緊的是增加國家的力量。增加國家的力量，不外乎「開源」「節流」「捐助」三條路！「開源」除了大規模的計劃有政府在辦以外，我們農工商界的同胞，要改進方法，增加生產。「節流」是最容易做的事，只要我們愛惜物力，不妄用錢財就行。「捐助」就是有錢的出錢，買救國公債，救濟難民，也就是有力的出力，武的去當兵打仗，文的做喚起民衆組織民衆的工作，女的去做救護醫藥的工作，我們人人能這樣做才能救民族，救國，救家，救自己。我個人以前太不聰敏了，從今以後，我要好好做一個女國民，還希望以前跟我一樣的女同胞，男同胞，也覺悟過來，革面洗心做一個中華民國的好國民！

大家熱烈鼓起掌來了，學生青年與她握手。少婦又走近秀姑關照他們。

秀姑

（有氣無力的）我要……回……家……我要我……我的……爹媽……去……

少婦

現在這位姑娘，可好一點了嗎？

丁徐氏

好一點了，不咳了。

少婦

（關照賣唱者）你們趕快把這位小姑娘送到醫院裏去，錢我們出就是了。……（向青年）我到抗敵後援會把我的環子，鐲子，戒子，去捐給會裏。（向學生）回頭再見。

少婦先擠出人羣去了！

張

青年幫助丁徐氏扶起秀姑，叫觀眾讓路，叫車子走了。

李

（向李）老李我也明白做人的道理了，我這裏有一塊兩毛錢，本來我打算跟你兩個喝茶買煙用的，現在捐給他們吧！好的。（張出錢交給李，李遞與丁長勝，長勝道謝。）

觀眾待散，學生又站起發言。

學生

諸位！請聽！我再說幾句話，今天我們在這裏可算得得到一個

很好的教訓了，我們覺得在這長期抗戰的時期裏，非大家不你我，男女貧富老少互相幫助，團結一致不可的，只有團結才可以救國，祇有互助，才可以講團結，我們應該互相幫助起來，大家團結起來，救我們的國家，你們看平日只顧自己享樂的摩登太太也覺悟了，肯拿錢出來救國了，這位不識字的老張也感動了，明白了，肯把浪費的錢拿來救濟遭難的同胞了！這都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好現象，我希望大家努力做去，只要團結互助，日本帝國主義是不難打倒的，民族復興是不難成功的。現在請大家高呼口號：

鞏固統一戰線！

服從領袖指揮！

有力出力，有錢出錢！

消滅賣國漢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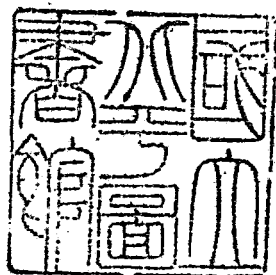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國萬歲！萬歲！萬萬歲！

（同唱「義勇軍進行曲」散場）

該校贈

中華民國元年五月拾五日收到



國立戲劇學校戰時戲劇小叢書第七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流亡者之歌（街頭劇）

每冊實價國幣一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
所有

參加創作者 王思會洗羣

執筆者 谷劍塵

封面木刻 王大化

出版者 國立戲劇學校

（臨時校址長沙稻穀倉）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印刷者 長沙碧雲軒

